

大安出版社 印行

古清美 著

明代理學論文集

明代理學論文集

古清美 著

ISBN 957-9233-02-0

古清美 著

明代理學論文集

大安出版社印行

本書簡介：

明代理學乃繼周、張、二程、朱、陸之後，將道德義理之學付諸於心性的體認和證悟，而掀起了心學思潮。然其後流弊滋生，學者起而救正，輾轉遞變，轉成明末清初的經世之學。本書九篇論文，借用幾位理學人物及其學說的探究，將明初至明末理學的變化發展、轉折起伏、異同分合，循著幾個主要線索加以精闢的剖析及論述。對當今研究宋明理學者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著者古清美女士，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教於該校中國文學系。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總經理：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戶：〇〇〇二四六八號

電話：(〇二)二三六三六一五六

傳真：(〇二)二三六三六三三四

明代理學論文集

著者：古

清

發行人：蕭

淑

發行所：大

安

出

版

社

電話：三

二

一

九

〇

電話傳真：三

九

五

二

四

辦事處：台北市汀州路七五三之一號

郵撥帳戶：一〇一〇三三八七

大安出版

印刷者：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8號

電話：九八三一〇六一二號

一九九〇年五月第一版第一印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第三四五九號

定價新台幣三五〇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9233-02-0

自序

明代的心性之學，除了陽明學外，素來並不引起學術界廣泛的重視及興趣。宋元理學一入於明，注重躬行實踐和心性體證的特色，在諸多歷史因素的影響下逐漸鮮明地顯現出來。思想史講到明代，多只稱述陳白沙、王陽明的「心學」，最多再追溯到陸象山爲宗而稱「陸王」，以與「程朱理學」相對。其實，明代思想的主線，基本上就是承繼周、張、二程、朱、陸而下的一條大河。尤其朱學，先不論其內在義理脈絡與他家如何分派，至少在內容上包綜各家，範圍宏廣，且又是明代科舉考試的範本，其影響深入各面，即使在心學風氣醞釀並成形的明代，它只有起伏隱顯的異勢，而無間斷消亡之一時。「心學」並非和「理學」對立不相容的，連白沙、陽明都是從對理學的學習過程中發現問題，而解決問題的心靈，又是以相當多的時間和精神在理學的學習思考中飽含營養；故陽明學的出現，實可說只是在這條長河上激起的一朵精彩美麗的浪花。至陽明學出現流弊之後，學者返回宋代理學以挹取心性學之源，來救正良知之說所生的虛玄、狂蕩之弊。這跡象可說始見於江右王門的羅念菴，而

系統之賅備則是完成於明末的劉蕺山。此時，已臨明亡之變局，蕺山門下的弟子，陳乾初大肆批評理學，黃梨洲雖衷心服膺並闡揚師說，終究也轉向了經史學的途徑。這其中種種異同分合的變化，由微至著，自隱而顯，寫成了明代理學這一段思想史。

我因碩士論文以黃宗羲思想的研究爲學術工作的起點；雖自知對梨洲思想所關涉的問題尙不能一一了然於胸，但梨洲對整個明代學術思想加以整理和檢討的態度，卻給了我頗大的啓發。博士班作完林顧高思想研究的論文之後，深覺對於他們所討論、爭辨、堅持或糾纏的種種問題中所牽涉的宋明諸家，都必須再一一直接處理方能徹底明白。畢業後，在教學之暇，最先作的是「劉蕺山對陽明致良知說的繼承與發展」；再旁及於梨洲同門友陳乾初，寫了「陳乾初理學思想探討」一文，著眼於其對理學的批判，和明末清初學風的轉變。接下來正面處理關注已久，卻一直是旁敲側擊的陽明「致良知」說的問題。近代講陽明學者真如牛毛繭絲，或順應近代思潮風尚談知行合一，或獨立地談陽明哲學；我採用學術史的角度，將陽明學由朱學所產生的問題導出來，凸顯其言『致』的工夫前後不同，再沿著這個線索往下看陽明門人在此發生的分歧，和更往後東林學派和劉蕺山對此問題所作的批評和救正；把這段學術史的變化用這個問題貫串起來。其後所撰「程明道、陸象山、王陽明對仁體的詮釋」一文，即是追溯「心即理」此一思想特色的縱貫脈絡。爲了尋求明代心學由蘊釀、出現、到成熟的歷史脈絡，遂作「明代前半期理學的變化與發展」，借著陽明之前幾個比較重要的理學

人物的探究，循著自朱陸以來就爭辨不休的「心與理一」之異同問題，將他們的學說加以比較分析，仔細地檢視明學一路發展，波瀾起伏，以至於陽明學必然將出現的變化過程。經幾番返復上下的尋溯，對理學中各問題的分際有比較清楚且獨立的看法之後，對一些注重主觀體證、界定不甚明確，而又辨說紛紜、糾纏不清的問題也才有了處理的能力；故選取了江右王門的羅念菴，在他學說中處理理學和王學的分際問題，在「羅念菴的理學」和「羅念菴與陽明學」二文中，方能不惑於理學中一些習於使用、卻相當混淆的名相和觀念，抉其實義，掙脫明儒學案一書中梨洲主觀的評價，還他一個學術史上應有的地位。「劉蕺山的誠體思想與其實踐工夫」一文原稿雖寫得早一些，但也是在深刻體會到，一個內在醇厚的明儒往往是深受於傳統理學的孕育滋養而成熟，雖然也是因當時王學的衝擊、刺激而定型，因而特別用心於蕺山如何一步步轉化理學中的一些觀念，成為心性之學中最精細入微的層層工夫；故增刪再三，定稿最晚。最後一篇「從明儒學案談黃梨洲思想上的幾個問題」，本是為參加去年「七十八年」十一月中山大學舉辦的「清代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而寫的。表面上是處理梨洲思想，實際上等於是把我歷年來從事明代理學研究時，在「明儒學案」中發現的各個問題，及其隱含的意義，一起投射在這一段學術史上，作一個總的檢討和呈現。這些問題，有的似乎很小也不被人注意過，其實正是「明儒學案」所以為一家之言，和梨洲思想曲折隱密處。雖然此文也許還有詮釋不盡周全處，但自覺在近年梨洲思想的研究忽然大受重視的潮流中，

應該是比較紮實可觀的一篇論文。此文完成之後，才覺得上述這些本來並非有計劃撰集成書的若干篇論文，似乎有了可以貫串起來的組織和脈絡，大體可以成書，因而付梓。其中多篇還曾獲得國科會的獎助，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學術史的研究，除了對一家一派須有入乎其中的解析和契會，還要時時出乎其外地注意到，這些理念及價值觀經過了時代的變遷，又在另一些可能極端不同卻也有可檢討之處的價值觀下，呈現不同的意義和地位；這樣才可以比較客觀地談異同。這往往就提供了研讀者多角度的視野，和對自己置身的時代和價值觀的另一種感悟，進而歸結到人生態度以及自我究竟意義的思考；尤其當這一段學術史都是在談心性、道德與生命。的確，明儒在傳統理學的理論架構下認真地尋求體證之路；他們在自己心性上溯源立本。雖然，他們的精微入密正是被人認為狹窄、無用之處；他們不肯訴諸權威、必求自證自得的學風，也就是末流漸成空疏不學的根源。但他們是絕對認真而嚴肅的，在誠於中、形於外地涵養體認心性以求精純至極可與天地相對的踐履中，他們的生命價值得到證明和完成。當我從文字中感受到這種生命精神的時候，這些看似無甚興味、缺乏美感的作品，往往令我沉吟尋思良久。就是這樣的一份感動，使我在現實生活中種種勞頓的工作之餘，總也不肯放棄這項能夠深刻自我心靈、豐富精神領域的探索。

畢業十年來，如果在研究工作方面有一點成績，全該感謝師友的始終扶持勉勵，和臺大

中文系這一個安定的環境，容我這樣一個本似過客般無心的人，有幸涵泳於浩瀚的學問之海，而後在學術的園地中紮下了根，汲取了多少滋潤我心靈的養分，堅定了我對生命理想的追求，陪我歷過工作和生活的諸般磨練，更使我平安地渡過許許多多心路歷程中的險灘。如今，縱然還未能如程明道所云「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的灑脫瑩淨，所幸的是，在自嘲「譬如過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時，自知還有一分願意虛衷沉潛而又無悔無尤的心懷吧！

古清美 敬識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
於臺灣大學中文系

目次

自序	一
明代前半期理學的變化與發展	一
程明道、陸象山、王陽明對仁體的詮釋	四三
王陽明致良知說的詮釋	八九
羅念菴與陽明學	一四一
羅念菴的理學	一七一
劉戡山對陽明致良知說之繼承與發展	二〇九
劉戡山的誠體思想與其實踐工夫	二五一
陳乾初理學思想探討	二九九
從明儒學案談黃梨洲思想上的幾個問題	三五一

明代前半期理學的變化與發展

一、緒 言

北宋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之理學至南宋朱子（西元一二三〇—一二〇〇年）可謂集大成。朱子雖吸收、綜合四家之說，然特別心契於伊川，於其說多所闡述發明，後人稱爲「程朱理學」。朱子以其深厚的學力、精詳的辨析、豐富的學問內容、沉潛篤實的風格，卓然成一家，終蓋過當時看似氣燄甚盛的陸象山之學而蓬勃發展。雖一度被誣爲「僞學」而遭禁，然解禁後其學更盛。朱子歿後不到三十年（西元一二二七年），朝廷詔行朱子四書集注於天下，其聲勢地位自是定於一尊。入元之後，更經學者的提倡，使朱說成爲科舉考試的標準。至明永樂年間，又有四書大全等書的編纂，作爲士子必讀必遵之聖學範本，獨霸之勢更是屹立不搖。直至明朝中葉陽明（西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之學興起，朱學雖仍是八股取士的標準，然王學遍天下，人人能道良知之說，朱學的權威及聲勢面臨空前的挑戰與考驗，以朱

學爲宗主的風氣有了轉變。王學從表面上看來，陽明學固是由於不滿朱子格物窮理之說而另闢蹊徑，其所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之說又與陸象山立大本、發明本心之精神意趣極其相似，後人稱「陸王心學」。在宋，朱陸曾經多番辯論溝通依然格格不入，朱子謂象山爲禪、爲告子，象山謂朱子支離、不見道，二家對峙不相容之勢甚爲明顯；而在明初，朱學不但在朝爲國家考試範本，在野又不乏多位德高望崇、高蹈潔行的學者尊奉倡行，並以之教弟子，在這樣的氣氛及環境下，前有陳白沙、後有王陽明，他們還要時時面對自象山以來指責心學空虛、近禪的一貫的批評攻擊，竟仍走出一條心學的路，帶出一股巨大激盪的學術風潮。明史儒林傳云：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月川）、胡居仁（敬齋）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白沙）、王守仁始。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卷二八二）

黃梨洲明儒學案則云：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後大。」（白沙學案）

皆以白沙、陽明之興起是理學史上一大突破，為明代學術開一新局；言「性即理」的程朱之學與主「心即理」的心學似是涇渭分明、截然殊異。尤其我們若以明儒學案一書來窺探明代學術之堂奧，看到的幾乎是一部以姚江一脈為主的學術史，卷一為崇仁吳康齋（與弼），因其為白沙之師，且與陽明有關係（陽明曾問學於康齋弟子婁一齋（諒）），故曰「微康齋，焉有後時之盛」。中以姚江為主脈，從卷十到三十六，分述各地王門弟子，末則殿以修正王學的東林及梨洲之師蕺山之學。早期的程朱學者——崇仁、河東諸儒皆被他視作「一稟宋人成說」、「無甚透悟」^①；中期以程朱學為宗主的學者皆著錄於「諸儒學案」，陪襯於白沙及王門之後，而東林學派提倡朱學甚力，亦被視作贊同良知而修正王學而已^②，故從明儒學案一書得來的印象是明代學術是心學的天下，其所謂「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講學，余

① 明儒學案卷一崇仁學案：「康齋倡道小坡，一稟宋人成說。卷十姚江學案：「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求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敬軒、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為是也。」

② 黃梨洲東林學案選顧涇陽、高景逸之說，皆側重在二人救正陽明學易生弊端之言論，而於二人著重言善、性即理及萬殊事理而近程朱者幾乎皆不選錄，將東林學派視作王學的修正者而不視作程朱學之復興提倡者；詳拙文「黃梨洲東林學案與顧涇陽高景逸原著之比較」（孔孟月刊二十三卷一期）。

妄謂過之」(見明儒學案序)、「無姚江，古來之學脈絕矣」(姚江學案)，在在表揚心學之成就。然當我們離開他這個觀點而直接面對明學，會發覺程朱理學其實相當程度的影響、籠罩了明代學術。誠然，我們也會看見歷史背景在變，朱學也隨之而有各種不同重點和方面的展現；如近代學者陳榮捷提到，朱學成爲官學和方孝孺壯烈殉難之事件使自尊自覺之儒者走向內省及嚴格的操存涵養之途^③。錢穆先生則謂明儒矯元代儒學風氣而不再循博覽廣學、箋注章句之途，故偏向約禮一邊而少博文之功^④。然而重視踐履、操存和心學的興起是否有必然之關係？錢先生就曾謂「朱學中自可有此一途」(見^④)；因而我們又不得不追究到有關其義理分際及異同分合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近代學者亦有論及，然多集中於陽明學與朱子的淵源及關係上^⑤，本文由學術史的角度，選擇了幾位明代前半期^⑥的儒者，從他們的學說去觀察程朱理學之心性論及工夫論^⑦逐漸變化的軌迹，並注意其與心學講「心」之異同處如何發生、擴大而至陽明學成熟產生。希望這變化過程軌迹之探索和追尋，能爲宋明理學發展史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二、朱子論「心與理一」與陸王論「心卽理」所涉及的工夫論

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最根本的差異所在，及二者絕不能妥協之處，就在「卽物窮理」和

「返求本心」二種不同的工夫論。此是朱陸二家的評論重點；也是後來王陽明不客氣地批評朱子，並與朱學分途的起點。而「卽物窮理」與「返求本心」之異，又基於二家對「心」與「理」的分合關係的不同意見之上。朱子就曾說：「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四書或問卷二），朱子秉承伊川講「性卽理」，認爲人人本具的天命之性卽是「理」，此理是至善、不變、淨潔空濶，是一切事物終極、至善之則，但卻是高懸而不動的；若要認知、要實踐、

③ 見陳榮捷先生「朱子論集」中「早期明代之程朱學派」。

④ 見錢穆先生「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廿）」「明初朱子學流衍考」。

⑤ 指明陽學與朱子理學之密切關係者學者甚多，早些如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性篇中論朱、陸、王學之異同關係，約之於「陽明學與朱子學」一短文中（見於陽明學論文集），近時如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一書，其末附錄「論陽明哲學之朱子思想淵源」闡之尤晰。又有蒙培元有「論朱熹理學向王陽明心學之演變」一文（見哲學研究雜誌，一九八三第六期），認爲陽明心學是發展完成朱子學中所蘊含的主觀唯心論之思想。

⑥ 明代由西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若分前後應以一五〇六（正德元年）爲中界，約當陽明三十五歲（謫龍場驛之年）。本文只選擇吳康齋、薛敬軒、胡敬齋、陳白沙作代表，因他們對其後較有影響力並爲人所注意。其他學者年代前後的對照請參見附表。

⑦ 理學本應當包括宇宙論，明初諸儒論理氣較多者唯有曹月川和薛敬軒。但促使心學的產生應屬心性論和工夫論具較大的影響力量，且亦爲明代學者討論的重心問題。本論文乃以明代理學與心學異同問題爲重點及範圍，故暫將理氣皆置而不論，故於薛敬軒亦只注意其心性論。